

林語堂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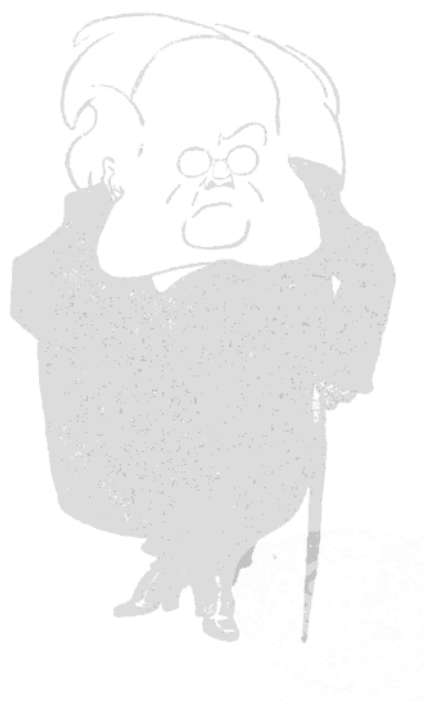
易卜生評傳及其情書



大東書局印行



原著者 Georg Brandes



HENRIK IBSEN

A. Gullbranson 所作有名的漫畫

[illegible]

• 2017年12月15日，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“雪龙2”号在江南造船厂下水。





且這位英雄已是由「*The Great One*」所演化，但是我們將他的「*One*」與「*One*」比較！「*One*」有權力，又有個性。他相信，他的願望有一種邪力；他以爲「*One*」對不住他，所以使他感覺痛苦，而心中頓感不安；因爲他負她一點恩情，同時也恨討厭她。他索性是個天衣無縫，他會利用任何機會，他應有許多理想；但是他常青年及撒旦的糾紛。他同時是一種普通的冤家，他會利用任何機會，他應有許多理想；但是他常青年及撒旦的糾紛。他同時是一種普通的冤家。

最近時代，因為翻譯盛行，有許多北歐（按指瑞典、挪威、丹麥，下仿此）的作家，在國外也得到多少聲譽。

自然，創作的精華固是不傳，因為在北歐文學，創作的最佳處或說就在文學，而一般翻譯，已消磨淨盡。抒情的詩歌不用說了，但是連佳麗的散文，如詩人 *W. G. Sebald* 所著，在最佳的翻譯中，也損失了滿一半的佳趣。

但是這種命運的不公平，更妨礙了才子，而比較無傷於天才。實際上，在北歐人只有一事可以憐惜，命運的不平，就是像幽渺深奧，跌宕高超的才子如 *Strindberg* 與 *W. G. Sebald* 終於為人過問，無人知會。但是由一種特別湊合，這命運的不平，反為挪威大戲劇家的幫助，就是這位凡北歐人所感戴溫享泰勝喜的人，因為 *Strindberg* 沒世不葬，所以 *Strindberg* 的成功，更見得特別偉大。因為世界不知道他本國附近的精確環境，在 *Strindberg* 唯一的身上，卻反能一躍而登上歐洲最高文化的峰巒。

但是 *Strindberg* 的成功，可謂完全是他該得。有了他，然後北歐的 *Strindberg* 才加入歐洲文明演化的潮流。這位著名，或是那位著名，都是不關緊要——因為著名是富有的事——而要在著名人能在國外發生深長的影響，要能够有這種深長的影響，這名家的個性須峻峭堅韌，如金剛石的晶亮發輝，惟有如此，才能在時代的玻璃鏡上刻上他的名字。

自從我來次在（*Pravda*）與（*Iskrenno*）領會，到現在已有三年多（*Pravda*）著這篇在一九一六年）這回重述他，自然是一種快樂，但是樂中含着悲哀。他精神的激越與已耗消滅。在這新世紀，他什麼事都不能做。他的面目而貌，那時還是開朗清朗。只有以前的嚴峻已變成極端的和柔；他的表現比先前誠摯，他的精細與先前一樣。

自此以後，他總是哀哭。他所受的痛苦，我們可以設想。念五年前，他在一軍中（*General*）這樣說：「永遠再不能工作！永遠！這是在活中死亡！媽媽，你想有這樣可怕的事嗎？」

然而這是他六年間的經過。

我記得他很久了。自一三三年四月起，我們就互相通信，自我初次見他時現在已有三十五年。歐洲的作家中，我最早發去一篇關於他的論文。

在我初次認識（*Stevenson*）的時候，他剛有他的著作（*Stevenson*）的初次成功，但是還不以爲第一流詩人，嚴格的講，還很難說是一位詩人。因爲當時一位有勢力的批評家，在一篇評論中，雖然第一次不得不稍爲讚美他，在這讚美，卻這樣的問：「這種也算得詩嗎？」

在八年以前（*Stevenson*）已把他的著作（*Stevenson*）打開出路，卻即刻被外來的批評家（他們的批判當時算爲出版書籍的定評）不但稱爲少年哪破的第一人，並且稱



表現他所注意的反映。所以他寫「爭位者」(Die Krönprincedanten)一篇。裏面 Taakon 是現成的天才，要寫是有天才的異想家，而 Taakon 的妙想使他極力點綴 Taakon。所以有趣過於 Taakon 之處。到 Taakon 已立爲王以後，他還懷疑他的職業。他請教經師者，他做王應該有何種德性，這些人答他，他已經是王了，所以不必再問，他能否隨時一定可以做一詩人。換言之，這故事中有兩寓意，Taakon 是用王的懷疑事業來影射詩人的懷疑，並不是用詩人的懷疑來影射王的懷疑事業。

還有在「少年國王」(Die Königskinder) Taakon 用別的是殘酷的方法來利用 Bjornson 的詩兒。在這暗昧的諷刺裡，好容易聽得許多言語的 Taakon 就有幾點像 Bjornson 社會的慘狀使他流離。以下的話是影射當日少年的 Bjornson。

「忠實！我！一定願意如此。能够住在這些羣衆，那麼些的羣衆，這豈不是一種莫可言狀的幸福？怎麼我不愛人類！我願意擁抱他們，願意對他們賠罪，因爲上帝於我獨厚。」

至少 Bjornson 是這樣想，這故事是影射他，因爲 Bjornson 在附 Johan Sverdrup 的詩中說：「如果在詩的祭壇上我們難免要受謀害……那末，我便退席。」

過三年以後，兩位偉人又有一回衝突。Bjornson 在 1873 年寫一篇論文，贊成 Skandinavia 國（瑞典，挪威）對於德國的態度，「一改方針」而 Ibsen 便寫了一首悲憤沈痛的詩叫做「北歐的方針」

(Die Stille des Mordens) 熱烈的敘述德國欺侮丹麥的歷史。末後幾行說：

「請退兵罷！去赴講和修睦的盛會！在這臺上站着日耳曼世界主義的祭司：正將博鬥的腳應該搖尾獻媚，守候的人應該換他的旗幟。還請囑咐一點，以免聽見將死者斷氣的喉聲。如果不當心，就要歸於靜寂。我們的前途是改絃更張。只要亂賊亂噴屋頂上的風雨旗已經改變方針了。」

不過多年，Hugo 自己倒真改變了方針。他個人對德國的態度是再好沒有的。

從此以後，這兩位哪威詩人時而攜手，時而分離，而大半的時候總是做雙方各有守備的媾和。

但是我們可以無疑 Ibsen 與 Bjornson 的作對也幫助 Hugo 能明顯的發展他自己的特性。

Bjornson 是生性樂觀，與致勃勃，善言辭，好社交。雖然也不無險惡之處，使 Hugo 加倍忌憚，好靜，加倍前練，寡言。Bjornson 常說：「我們，」常做人的機關，當是愛國者及忠實同志，使 Hugo 更加孤獨，更加高超。所以他是世界公民，不是愛國者，是個人主義者，不是黨員。Hugo 求寬大，Hugo 求深入，像他所寫的礦工：

重鎮啊！替我開路

直達山中的心胸

「……發表的通告不能使我們看到這種性格。在通信中，我們只能看見他大半是在保護他的利益。在這裏頭，很少靈魂的閃爍這樣的呼喊着：

「我不會在打牌桌上同大衆喧嚷。只留一個空自板。那我一定到會。」

但是他只顧問他自己的靈魂生活，而因此就弄到他所創作的人物的魂靈中，他注意到道德問題，比常人所見到的還深玄的問題；對於常人所引爲三杯地酒的就加以懷疑，因此而擴大前此戲劇中表演材料的面積。

這個自由黨(George Brown)所主張的無黨派政策，雖然已從他的政

五著專以責任問題為中樞。同樣的，*Myself* 及 *Life*，*Myself* 及 *Life* 像 *Myself* 的事及 *Life* 的事。

這種罪犯，像 *Thaugmann Alving* 或 *Borkmann* 這種作惡害人的，像 *Oleeg Weig* 或 *Stockmann* 醫生這種社會改良家——都有這種責任問題。

*Stockmann* 是一單純的道德家，並不在他心上挖開賊洞。*Hilmar* 想要以他的丈人工作而並兼相信環境剝奪人頗有自由意志的主張。

*Hilmar* 反對王道，反對偏激（迷信，經濟主義）；他勸人品行純潔，或替人寬宥。他完全不動搖；他以嚴嚴詰問，而叫我們反省自己。

在劇中已將這問題提出，並使讀者發覺，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

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

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

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他對於社會的責任，是比我們所想的要重。



只糟蹋於情話及名譽上面，並未嘗過戀愛的快樂。

雖然如此，自然的情慾不受 *Conscience* 的描寫，我們試參看「皇帝及加利利人」(Kaiser og Galilæer) 及「結婚的聖文森特」(The Marriage of St. Vincent) 他是以詩賦的語言，或宗教的 *Conscience* 及 *Conscience* 起初的戀愛關係，但描寫得極其簡單，描寫其有詩意及 *Conscience* 的描寫，在 *Conscience* 的近代戲劇中，大概是：如果女人自覺，她總是不愛男人的愛，像 *Conscience* 的描寫 *Conscience*。反過來，如果男人高尚，或是有精神上的旨趣嗜好，他大概是無性的感覺，不使女人往肉慾中思想，如 *Conscience* 的思想 *Conscience* 的思想 *Conscience* 的思慕 *Conscience*，終年不輟，這種的描寫肉身的態度，非全出於 *Conscience* 個人的本性，實因現代的遺傳性，也因社會的習俗，所以一女人，像一小 *Conscience* 爲要尋求歡娛，以致用散髮掩蓋，紅色燈光，及席上香頰等鄙俗手段，這種的慾性行爲 *Conscience* 便竭力描寫他的鄙賤可憎，幾乎似 Peer Gynt 與青女子女子或是與 *Conscience* 關係的一樣討厭。

在晚年所做戲劇中，有男女性欲很強的，這些人總是平凡的很，像「Borkman」劇中的 Wilton 夫人，「復活」中的獵戶 *Conscience*。這是 *Conscience* 受了灌注過耶穌教精神的哪威所賜與額上的徽記。

Peer Gynt 的性格上涵蓋許多人的射影，其中一位是 *Conscience* 在意大利所常見的一位浮誇自大，好

裝門面的丹麥少年。他對 Anne 及 Cath 地方的女子說的天花亂墜他的父親（實是一位小學校長）是丹麥國王的好友，他本身是一位貴族，所以他有時穿著白綢緞。他自信是一位詩人，但是卻找不到特別的山水環境，才能有所感發。他憂悲憤，就得跑到山裡；所以他到 Telemark 山帶去寫一篇悲劇，但是沒有成績回來。他終於沒有自知之明，而死在羅馬城中，在 Telemark 的附近。這位青年有幾樣品性：Tegner 用來寄託於 *Frithjof* 身上，但是有別方面，*Frithjof* 只是挪威國人意志薄弱及空泛理想的代表。

在這上面也可以看出 Tegner 與 *Frithjof* 的相反，就是說，與 Tegner 的稱讚挪威農民的描寫不同。在 *Biossema* 及 *nuove Solihken* 中的 *Thorsbjorn*，好戰及營生的嗜好只是古代北歐勇士風氣的遺留；Anne 的好詩也寫得娓娓動人，但在 Tegner 這所頌揚的驍勇善戰，只是一種性格的粗糙；Jensen 看青年的嗜好詩文根本上只是一種浮誇不實，沽名釣譽的表現。

據 Tegner 有一天所說：（Biossema 的）Anne 的真的故事應該是如此說法的：Anne 報告牧師，他擬與她一結婚。但她是七十歲的老婦。牧師一聽這話，驚愕失色，不知所措。

「她有一隻母牛。」

「雖然如此，還是相當斟酌為是。你知道，如果人來請我結婚，我只好把他領成禮。婚禮費是兩搭勒。但是你要慎重考慮一下！」